



墨香齋藏書

第三卷

甘肅文化出版社

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

精編

甘肅文化出版社

第三卷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后守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戮，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余皆身死。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恭宗后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迹，時有可論。浩以逢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謬譔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于書朝廷起居之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嘆。允后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

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萬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郊，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于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雲，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邵、齊、華，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僕又不少。傾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恭宗不納。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后世祖召，允升階虛欹，悲不能止。世祖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傷，是以竊言耳。」世祖

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后史官并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絡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睿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

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驗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允以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允諫曰：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夢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雲：『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

《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檢

効。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异也。

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谷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臻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异也。

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必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异也。

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厘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觸遷，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示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幕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

或有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爲不作書于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于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于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聯左右，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難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人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爲綏遠將軍、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

初，尚書竇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詐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宮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加左將軍。

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偏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常呼爲「文子」。崔公謂余雲：「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于細微，及于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內，崔亦漏之于形外。鐘期止聽于伯牙，夷吾見明于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于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暗，乙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爲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朕復見于今。朕既纂統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于郡國，使近修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爲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于周詩，泮宮顯于《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殿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寧章昔典，以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仆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時；鬱鬱之音，流聞于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覆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

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后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于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征，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征士頌》。蓋止于應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群賢之行，舉其梗概矣。今著之于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範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冀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良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允將軍從事中郎將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範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縣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河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刑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門李熙士元

秘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悋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秘書郎雁門王道雅

秘書郎雁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廡已后。宇內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發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蕩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學，登延俊造，酬諸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範陽盧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明詔，

以征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征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戚。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往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后進之士，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嘆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

紫氣干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湯游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一，偃武櫜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岩隱投竿，异人并出。

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召，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以和親。

茂祖瑩單，夙離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經》，游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

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并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

祖根運會，克光厥猷，仰緣朝恩，俯因德發。功雖后建，祿實先受，班同舊臣，位并群后。

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

卓矣友規，稟茲淑亮，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

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鐘，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

熙雖中天，迹階郎署，余塵可挹，終亦顯著。

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古式，綱繆典語。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

邁則英賢，侃亦稱選，聞達邦家，名行泰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雇，功不獲展。

劉、許覆忠，竭力致躬，出能聘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阜，翰飛紫冥。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歟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

宗敬延譽，號爲四俊，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韶。

高滄朗達，默識淵道，領新吾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焮姿天邑，衣錦舊邦。

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逾群。司言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浼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

分。

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謦謦儀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賁。

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

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識。拔卒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

色。

郎苗始舉，用場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于時，情敏寧事，與今而同，與古易異。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候生沕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在私室，如涉公門。

委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南秦，申威至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士納慶。

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概。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舉之克

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心九摧，揮毫頌德，灌爾增哀。

皇興中，詔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后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昭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番，往因時□，

逃命北轅。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丑類實繁。敢率犬羊，圖縱猖跨，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星馳電發，撲討虔劉，

承陳斧鉞。父鉞暫陳，首翦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窮野，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

又顯祖時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顯祖于是傳位于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校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動，近爵咸陽公，加鎮東將軍。

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表聞修葺之。允于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爲事。后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帥郡中故老，爲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余章，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征允，敕州郡發遣。至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异，而殊恩過隆，錄臣于將殃之年，勛臣于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于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采。伏願聖慈，體臣慙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共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醑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于滋味。雖爵旅行，不及于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華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于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灑，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弊，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惑性情，雖曰哲人，孰能自競。

在官者殆于政也，爲下者慢于令也，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久而不俊，致于病也。豈止于病，乃損其命。諺亦有雲：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伙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鐘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雲，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鐘百觚皆爲妄也。

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于皇情，誥訓行于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番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于后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高祖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幾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幾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咨訪焉。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無譴咎。初，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余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之命也，常嘆曰：『阜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余響。況凡人能無咎乎？』

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尉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

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虛己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又簡至，不妄交游。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于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謁產，以相贍賑，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宣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作頌，志氣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遣。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修往脉視之，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于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鹽醢百有余品，皆盡時味，及床帳、衣服、茵被、幾杖，羅列于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于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采百匹、谷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資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制詩賦誄頌箴論表贊，《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雜難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余篇，別有集行于世。允明算法，爲算術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寬惠，民庶安之。后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寶，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輩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沉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去職。久之，除詔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強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歷》。肅宗初，司徒清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大乘賊起于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軍前招慰。綽信著州里，降者相尋。軍還，除汲郡太

守，固辭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等朋附高肇，詔并原罪。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余戶。遷后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據。早卒。

允弟推，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聲譽。太延中，以前后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詔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辨。遇疾卒于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臨邑子，謚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推弟燮，字李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詔征，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于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寶，奉朝請、冀州京兆王愉誠局參軍。愉構逆，市寶逃歸京。后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熙中，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

始神廬中，允與從叔濟、族兄田比及同郡李金俱被征。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直君中，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于劉義隆。世面臨江，于行所除盱眙太守、后超

授游擊將軍。尋出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師襲。

師，字孝則，有學識。歷詹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

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釋褐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御史。少清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仲宣，仲宣甚嘆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后爲洛州錄事參軍，不赴，服耳于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贊帥。

矯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冀，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謚曰恭。

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也。少時竊游河表，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用。允領秘書、典著作，選爲書

郎。允修擇國記，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篇，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卷，著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士，與李彪爲遼友，并相愛好。至于爲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關，路經縣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猛相濟，頗友治稱。正王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余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于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矣。

子懷恕，聰率多口。甚收潁川情和。至襄威將軍、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恕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于左軍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游藝，執義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鄰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失而已。僧裕學治有聞，聿修之義也。』

高昂列傳

高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小時候就有壯氣。年輕時灑脫不拘，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爲他找了位嚴厲的教師，并請多加捶撻。昂不從師訓，專事馳騁，常說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己爭取富貴，那能呆坐讀書，作老博士？與兄乾一道，多次搶劫掠奪，州縣不能給以治罪。他還招集劍客，傾盡家資，鄉里畏懼他，不敢絲毫得罪。其父翼經常對人講：『這個兒子不是滅亡我的家族，就是要高大我家的門面，不只是州里的豪強。』

建義初年，昂兄弟一同舉兵，不久又奉旨散衆，被朝廷委任爲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食邑五百戶。乾辭職歸家，與昂均居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聽報后很不高興，密令刺史元仲宗誘捕昂，解送晉陽。永安末，爾朱榮進入洛陽，讓昂跟隨着，拘禁在駝牛署。不久榮死，魏莊帝馬上召見并慰問了他。時爾朱世隆回師圍逼宮闕，帝親赴大夏門指揮。昂獲得自由，披甲執銳，志凌強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人揮舞刀槍，沖入敵陣，所到之處，全部披靡。帝和旁觀的人沒有一個不豎大姆指的。帝隨即拜他爲直閣將軍，還賜帛千匹。

昂認爲寇賊難平，非一夫的力量能够勝任，便請求返回本鄉，招集部曲。朝廷拜他爲通直常侍，加平北將軍。其故鄉的義勇，紛紛前往投奔。適遇京師陷落，昂便與父兄一道占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率軍偷偷襲來，剛抵城下，昂來不及披甲，馬上帶領十余騎向敵方沖去，羽生退走，城內民心才趨安定。后廢帝立，除昂使持節、冀州刺史，并準許保持終身。拜大都督，率衆在高祖指揮下于廣阿大敗爾朱兆。平定鄴城后，又率自己的部衆鎮守黎陽。又跟隨高祖在韓陵征討爾朱兆，昂親自領帶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說：『高都督統率地道的漢人，恐怕辦不成事，今天應當分出千余鮮卑兵與漢軍混合，你意下如何？』昂回答說：『敖曹我所帶領的部曲，訓練了好長時間，前后多次參加戰鬥，不比鮮卑人差，現在如果混雜，便會引起情不相合，勝則爭搶功勞，敗則推卸責任。我請求帶領自己的漢軍，不麻煩您來調配了。』高祖同意他的看法。與敵交戰，高祖不利，軍隊向后退却，爾朱兆等正欲追擊。高岳、韓匈奴等帶領五百騎兵攻擊兆的前軍，斛律敦收集散卒緊追兆軍的尾部，昂與蔡俊統帥千騎從栗園沖出，攔截兆軍，兆軍因此大敗。這一天若是沒有昂等的援救，高祖就要遇險了。

太昌初，昂才到冀州。不久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兄乾被朝廷殺死后，昂就帶着十多隨從逃往晉陽，投奔了高

祖。斛斯椿作亂，高祖征討，命令昂爲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兵以加倍的速度追趕，抵達崤峽，沒有趕上。就回來了。不長時間，行豫州刺史事，又帶兵討伐三荆諸州不願歸附的民衆。天平初除侍中、司徒公。由于兄乾是死于侍中的位上，故昂堅決推辭此職，轉司徒公。

這時高祖正準備攻打關隴，就讓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從小路趕赴商洛。山道險阻，并且已被寇賊控制，昂邊打邊走，沒有人能够制止他前進的步伐。很快攻克了上洛，還活捉了西魏洛州刺史泉企以及幾十名將帥。適逢寶泰失利，召昂回師。昂被流矢射中，傷勢很重，他看了一眼左右說：「我以身報國，死無遺憾，所可嘆息的，是沒有看到季式作刺史。」高祖聽到報告，馬上派人火速啓稟皇上，委任季式作了濟州刺史。

昂回，再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在武牢訓練軍隊。御史中尉劉貴這時也領衆駐屯北豫州，同昂發生了小小的爭吵，昂火了，鳴鼓聚兵向劉貴發起進攻。經侯景和冀州刺史萬俟受洛干調解，進攻才停止。昂的任俠凌物就是這樣。此時，鮮卑人一同輕視漢人朝臣，只畏服高昂一個。高祖每每向三軍下令，就使用鮮卑語，如果高昂在場，就改用漢語。昂曾赴相府拜訪，守門的人不讓進去，昂一時火起，摘下弓箭就射。高祖知道此事，却没有斥責。

元象元年（538），進封京兆郡公，食邑一千戶。同侯景一道向盤踞在金墉城的獨孤如願發起進攻，周文帝統衆援救。兩軍在邙陰交戰，昂帶領的部衆失利，兵士幾乎跑光。昂單馬往東，想趕到河梁南城，因城門鎖閉無法進入，很快就被西魏軍俘虜殺害，時年三十八歲。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號忠武。子突騎繼嗣，突騎早死。世宗又召來昂的諸位兒子，親自挑選第三子道豁嗣爵。皇建初，追封昂爲永昌王。道豁承繼王爵，武平末，拜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于黃州刺史任上。